

· 修订本 ·



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

走向世界丛书

● 钟叔河编

岳麓书社出版

容 閔：
西学东渐记

祁 兆 熙：
游美洲日记

张 德 彝：
随使法国记

林汝耀等：
苏格兰游学指南

走向世界丛书

容 闳：
西学东渐记

祁 兆 熙：
游美洲日记

张 德 彝：
随使法国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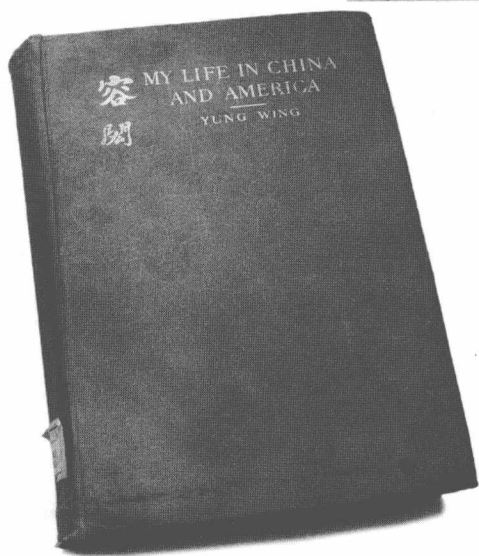
林汝耀等：
苏格兰游学指南

杨 坚 钟叔河
任光亮 左步青

杨向群 标点

钟叔河编
岳麓书社

容闳像及其英文签名



英文原本《西学东渐记》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BY

YUNG WING, A.B., LL.D. (YALE)
COMMISSIONER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ASSOCIATE CHINESE MINISTER IN WASHINGTON,
EXPECTANT TAO-TAI OF KIANG SU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CHAPTER I

BOYHOOD

I was born on the 17th of November, 1828, in the village of Nam Ping (South Screen) which is about four miles southwest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 of Macao, and is situated on Pedro Island lying west of Macao, from which it is separated by a channel of half a mile wide.

I was one of a family of four children. A brother was the eldest, a sister came next, I was the third, and another brother was the fourth and the youngest of the group. I am the only survivor of them all.

As early as 1834, an English lady, Mrs. Gutzlaff, wife of the Rev. Charles Gutzlaff, a missionary to China, came to Macao an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Lond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 immediately took up the

1

FIRST TRIP TO THE TEA DISTRICTS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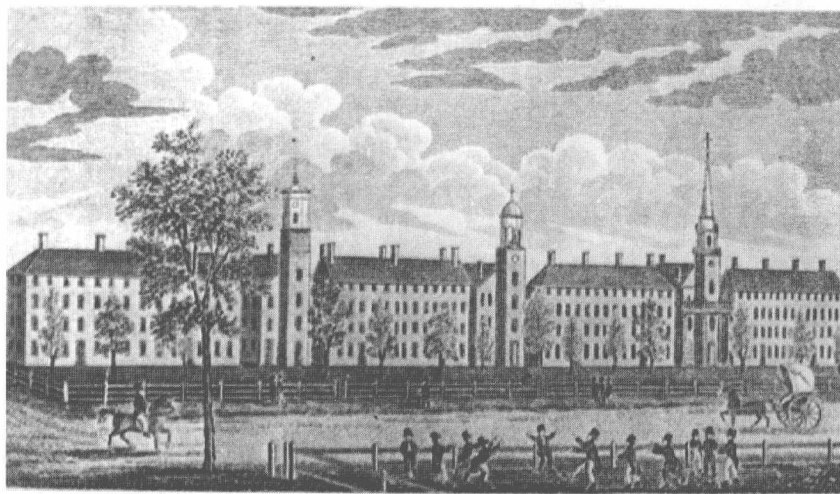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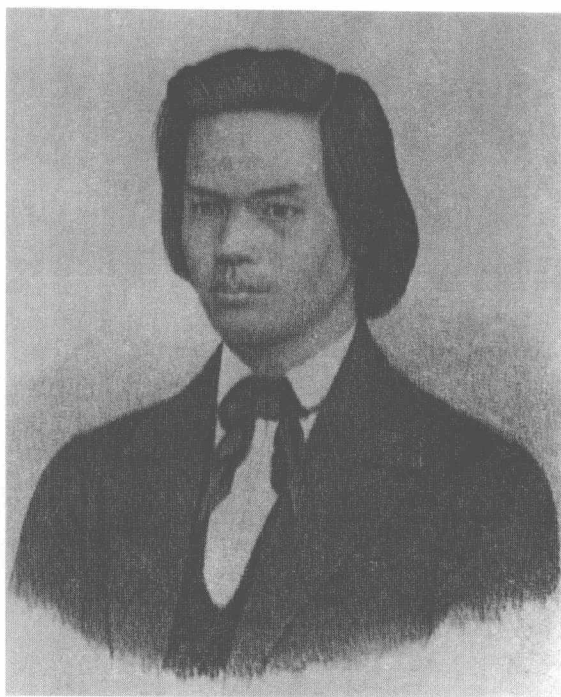
when room is needed for cargoes. These boats ply between Hangchau and Sheong Shan and do all the interior transportation by water between these entrepôts in Chêhkiang and Kiangsi. Sheong Shan is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Chêhkiang, and Yuh-Shan is that of Kiangsi.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entrepôts is about fifty lis, or about sixteen English miles, connected by one of the finest macadamized roads in China. The road is about thirty feet wide, paved with slabs of granite and flanked with greenish-colored cobbles. A fine stone arch which was erected as a land-mark of the boundary line separating Chêhkiang and Kiangsi provinces, spans the whole width of the road. On both sides of the key-stone of the arch are carved four fine Chinese characters, painted in bright blue, viz., Leang Hsing Tung Chu:

兩省通衢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arc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has been carried on for ages past. At the time when I crossed from Sheong Shan to Yuh-Shan, the river ports of Hankau, Kiukiang, Wuhu and Chinking were not opened to foreign trade

英文原本《西学东渐记》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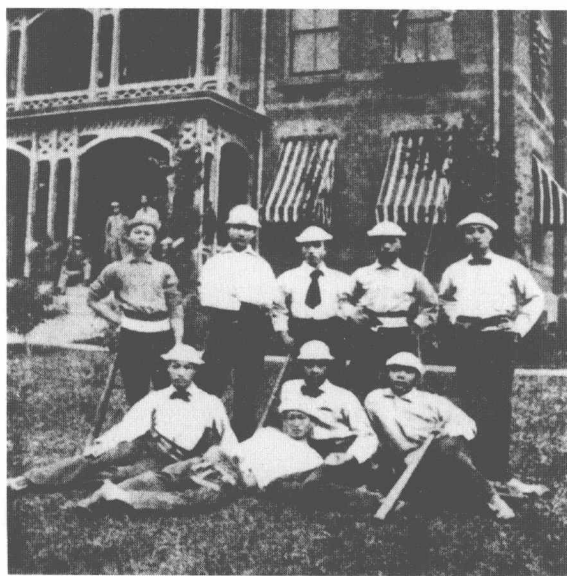
在耶鲁大学毕业时的容闳



十九世纪初期的耶鲁大学（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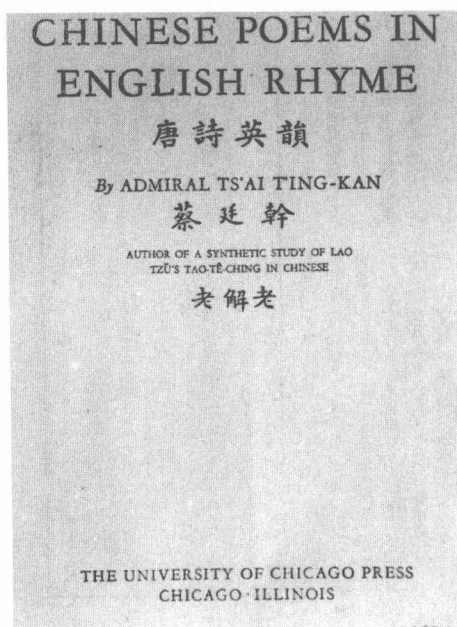


1872年由容闳组织出洋的第一批留美幼童中之六人



留美幼童们在美国
康州哈特福德城的
“中国留学事务所”

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原来也是第一批留美的幼童



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蔡廷幹后来在美国出版的著作

祁兆熙《游美洲日記》

稿本首頁



同治十有三年歲次甲戌八月兆熙奉
欽差兩江督部堂李札委護送第三批幼童出洋肄

業美國計來往行程共六萬五千四百里至十
二月初一日回滬計一百一十一天郵費軍其照
號容階佐余護送也孫茂才雲江駐洋容幫辦
幕友也三弟兆熊伴余往游十二齡次子祖英
則在幼童三十人中也月之九日三十四人同
發申江是日也已卯晴禮六年刻有細雨即止
九點鐘同容階到萬昌輪船公司寫定艙位計
三十四人船名接而寡南值艙面六間每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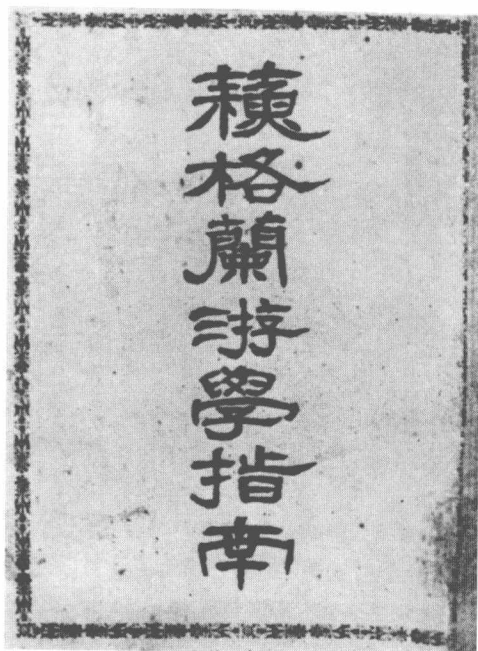
出洋見聞瑣述

甲戌秋八月兆熙奉檄護送第三批幼童出洋
令學習各校兼悉風土以俟學術精到為將來
各口派委之用惟念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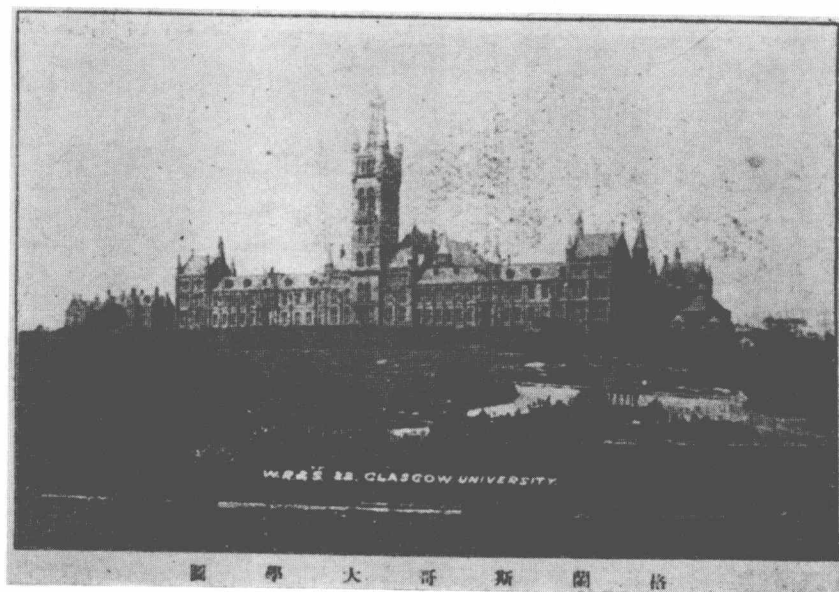
朝版圖式廓省星羅棋布十有八省而屬在泰西者
十有三國既與互市即不在海口亦得通達往
來若須分布各省統而計之人材尚覺其少即
廣為訓練亦須十年之久得收成效現赴泰西
者唯美國有一百二十人各國則無三批護送
前往見頭二批諸生西學工課果能日新月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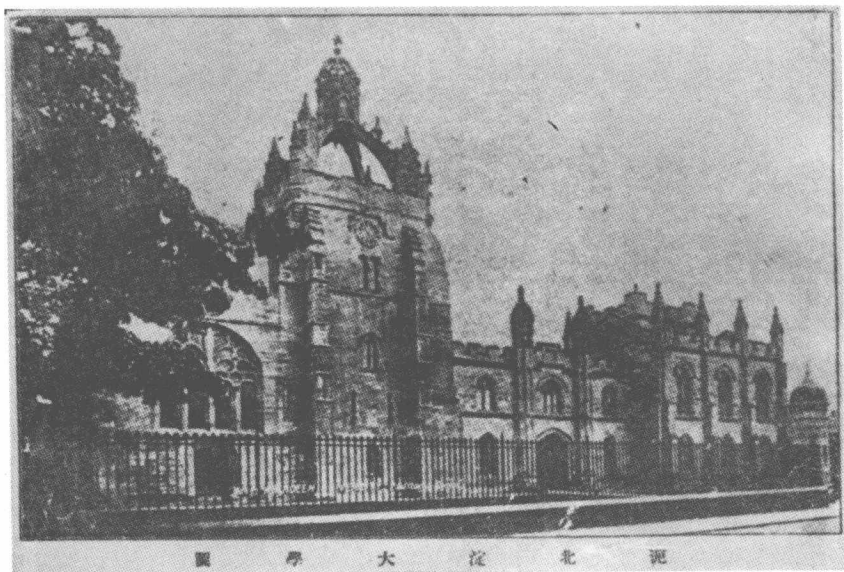
《游美洲日記》附《出洋見聞瑣述》首頁

《苏格兰游学指南》原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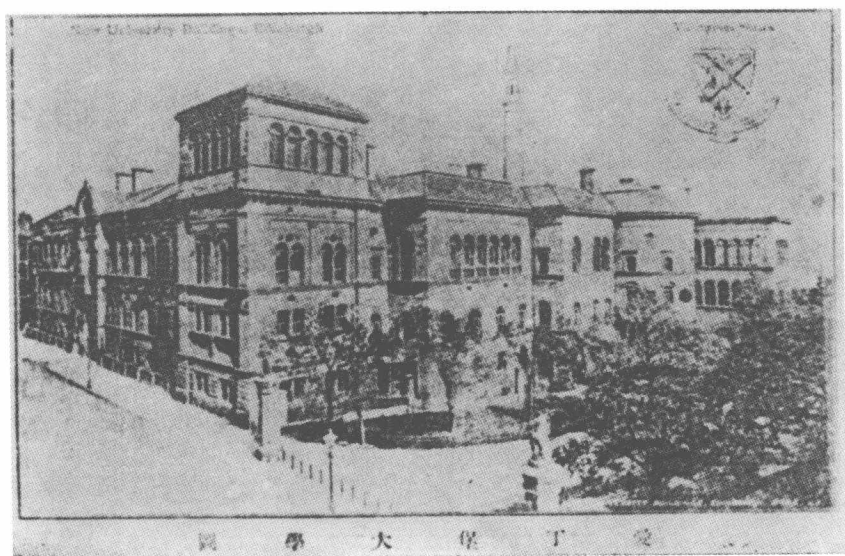
格拉斯哥大学 (原书插图)





泥北淀大学（原书插图）

爱丁堡大学（原书插图）





馬克謀宏因而出示每晚至十一點鐘鋪門皆閉違者
治罪官兵有留鋪內者亦然
十五日甲戌晴見本巷鋪中有綢幅不甚寬而極厚色
則兩面一藍一紅不知若何組織也申初又由樓下解
叛勇一千二百餘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履殘破面帶
灰塵其雄偉之氣溢于眉宇夫鄉勇之叛由于德法已
和蓋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則窮無所歸衣食何賴因
之挺而走險弄兵演池故叛勇不惟男子猶悍即婦女

《三述奇》记巴黎公社女战士
被俘不屈

《三述奇》记巴黎战事

市廛樓房長約里許者率皆焚毀亂石堆積如山臘佩巷前萬洞坊之銘勝銅柱被礮擊碎銅塊紛飛馬達爾禮拜堂前羅雅街之鋪戶焚燬無一存者亂歌路北之石牌樓被礮子穿成巨孔有叛勇所掘之河築以石壁將汲水之粘布覆于其上以禦槍礮瓦礫過城可憐焦土西正回寓聞是日衛洒雨雹如豆晚又解過叛勇二五百餘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蓋雖被擒以示無憂懼也可知天下風氣大抵相同又是日男女入巴里城可以免持憑據



1871 年巴黎街头一景（当时巴黎报纸上的速写画）

修订重版前言□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走向世界”看来仍须努力。

现在，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这部丛书了。

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尤其是近两年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

第一件事是，零六年元月六日，《新京报》约了一百个人各写一则短文，介绍他去年最爱读的一本新书，有个人没有介绍新书，介绍的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此人名陆建德，是剑桥的博士、社科院的研究员，他举张德彝所述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月为例，说“丛书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我并不识陆君，《新京报》也是偶然看到的，看后却不能不佩服陆君之善读。人们读书，或求充实，或求愉悦，都无可厚非，但能从书中感受到“让人不安的力量”者盖鲜。《走向世界丛书》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但他亦有一特长，便是在外国看得多，记得细，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联想起此时此地活取熊胆踏死小猫之类行径，从而感到不安，这不安便不会不成为“走向世界”的催化剂。陆君在这里用上了“力量”一词，真有会心，令我佩服。

《走向世界丛书》本不是什么供人们消遣的书，但像陆君这样不怕思想不安的人总还会有，而旧书难得，听说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几百元一册，则重印自不可缓了。

第二件事是，零七年夏天，岳麓书社杨君托人带来一篇海外出版的史学论文，论文的作者王尔敏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过去编《走向世界丛书》时，我曾向他请教，获益良多，又蒙惠寄著作多种，我也寄过书给他，但久已不通音问。这篇题为《总理衙门命使试探：斌椿之游访欧洲》的长篇论文，引言部分一开头便提到了《走向世界丛书》，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陆对外开放新路初露声光，而学界出版界领先风气，立即有不少重要史乘史料问世，最具卓识远见者为岳麓书社某某所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相赠鄙人，为时已有二十年矣，不但感其厚爱，且深感其启我茫昧，导以明灯。”接下来又说：

“当代中国政治，已是在加速对外开放，有一日千里之势。我相信某某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学者，足当称为时代先知。……在此类史料上言，我原不陌生，但结合国家动向而展望未来，实在敬服某某的有心与用心，以启迪国人扩大视野，面对世界演变之新局。我当笃实的走历史学家之路，要步趋某某的研究前轨，从外交史论域探索十九世纪官绅所做的努力。”

王君对中国“走向世界”的成绩，尤其是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恐怕都估计过高了，但从他的论文中，确实看得出《走向世界丛书》对海外学人的影响。“走向世界”本来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交流过程，为了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丛书似乎也有重印的必要。

第三件事是，今年年初，偶往书市巡阅，忽见《走向世界丛书》所收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著作，有不少都被某出版社翻印了。是的，翻印，我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翻印。薛、张诸人虽然死在七十年前，他们的著作谁都可以印，但我还没有死，我的标点分段，改错加注，还有大量的边批，这些都是诸人原著所无，按政策法规的规定，“编辑版权”都是另有归属的呀！

当然，对方可以辩说，错字你能改，我也能改；分段你可以这样分，我也可以这样分嘛。但原本没有的文字，完全是我撰写的，别人总不能一字不易地照抄吧？还有岳麓版因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错，这又作何辩解呢？

我这样说，好像有点“违法必究”的样子，其实反躬自审，丛书未能及时重印，也是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读者有需要，出书有市场嘛。于是，从书市回来，我就拨通了有关的电话。

这次我所表示的希望，终于得到了湖南出版集团和岳麓书社负责人的理解和回应，《走向世界丛书》的重印终于启动了，无论如何，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晚是晚了一点。

愿《走向世界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附记】 一九八三年以前，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丛书在该社出版过二十册，多系单行本。八四年我调岳麓书社（数年后即离开了），丛书随我转到该社，又印行了三十六种（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出各种），合订十大册。此次再版重印，各书叙论都作了修订。

总目

修订重版前言	1
总序	1
凡例	5



●西学东渐记

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	11
容闳：西学东渐记	35
附录：吐依曲尔氏之演讲	159
索引与简释	175